溪堂先生文集 一

目錄

共八

溪堂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石竹書堂庭前百日紅盛開有感書贈族弟

仁直 昌睦 便面

次張致一 龍煥 伊坡幽居韻

次張子順 奎贊 克敬堂韻

辛酉至月編次禮書拈韻共賦

疊堂字和贈李文汝 者祐

挽崔進士 華植

挽李正言 潭九

題謝鄭姪聲震 寅默 扇面

書贈李春可 萬馨 扇面

挽鄭判事 允愚

與諸益詠盆梅

羅州東倉

宿月川

定安館與再從大父洛隱公權戚兄景勛 正欽 姜戚兄致丘 岱永 呼韻共賦

暮泊谷城縣

王果途中

行過景陽驛有感

自景陽入光州

韓甥 斗源 告歸書贈

釜山館逢姨叔李山淸驪膺 晩著 吟贈

贈萊伯鄭伯純 顯德

壬戌七月既望江行韻

贈韓孟卿 益周 歸家

題卯君敬尹 昕睦 扇面

辛酉立春後二日大雨與客悄坐遣悶

題洪衡直 秉銓 扇面

君弼委顧呼韻走草促余和

與諸益編禮因吟示

卷之二

卷之三

書

與韓公佑 啓源

與韓公佑

答李博如 彙溥

答崔竹下姨兄

答趙聖惟 性敎

與趙聖惟

與尹咸昌 獻求

答金景受 益容

答安都事

答鄭伯純

卷之四

書

與洪永叔 可遠

答朴文實 奎鉉

答朴文實

答朴文實問目

答崔穉孝 忠植 問目

答金贊王 在燦

答龐戚 孝植 問目

與鄭聖欽 昊錫

答朴穉觀 耆華

答李監役 邁秀

卷之五

書

答李仲鍊 宅鍵

答張景極 世駿

答成聖會 主鎬

與黃應護 在英

答李子聞 鐸韶 英修 鐸獻

答李英修

答李極老 甯教

答盧汝章 在昇

答金德吉 炳書

答鄭昌也問目

卷之六

書

答李賢吉 (時龍)

與朴大受

答郭舜九

答成 (載根)

答崔範九 (昌洛) 陽七 (昌南)

與殷天輅 (成浩)

與鄭周極 (建鎬)

答金舜明 (應濬)

答金汝明 (奎炳)

答全汝明

卷之七

書

上家大人

上家大人

上家大人

與畊弟兼示顚兒別紙

與季弟 畊睦 從弟 畯睦 兼示道顚道卨

答季弟 畊睦 從弟 寅睦

與再從弟 欽睦

寄伯兒

寄道顚道卨道尚

寄季兒

卷之九

記

題跋

卷之十

題跋

說

哀辭

斗村李公墓碣銘 幷序

鵂鶹堂柳公墓碣銘 幷序

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龍浦李公墓碣銘 幷序

禮曹佐郞三省齋趙公墓碣銘 幷序

通訓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文學睟窩崔公

墓碣銘 幷序

容膝軒趙公墓碣銘 幷序

孝子 贈宗簿寺主簿善山金公墓碣銘 幷序

處士豐壤趙公墓碣銘 幷序

錦洲處士高公墓碣銘 幷序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墓表

墓碣陰記

卷之十五

行狀

卷之十六

行狀

溪堂先生文集目錄 終

詩

立春日題書齋壁上

今年臘十七癸亥立春時拙戇無知者竆通一任之靜觀羣妄伏獨處百神知空賦殘年祝梅花兩鬢欺

寫應族孫相伯 梟榮 便面

全家避癘僦村蝸流水泠泠繞巷斜匹馬尋山懷堂阻孤蟬在樹聽蝭佳巖扉栖息曾吾慣江舍游敖莫爾誇惠好何當攜手去白雲深處度年華

次郭舜九 基成 孝處堂韻

孝之所處洞名然此以名堂可永年百世聞風空立
懦一家爲敎况生賢寒梅皎皎巡簷共半月沈沈入
戶便平日不曾酬韻語爲君勤意拂淸篇

挽恥齋安公 淵著

人物堪嗟已渺然此翁此去又今年先儒方冊終身
計吾祖門屛拇指賢少日成名兼大小明時賦命獨
迍邅樞 恩縣養非奢願孝理無由奏虞氊
那數從前荷眷知爲渠昔日小同兒洪鐘隨扣春容
大醇酒如醺氣味罙故宅梅殘觀易處新居柴掩遣
詩時盥薇舊字香猶濕翻作哀些遠送輀

溷廁傍有新生一莖竹亭亭可愛人皆以廁傍竹而棄之憐而賦古體一首

溷廁生一竹人皆不以視之竹爾根竹爾榦竹爾葉竹爾性爾節亦應竹人之棄之何關竹地雖匪空竹自竹豈必淇隩與渭川竹然後方始謂之竹

金學老相寅以新 恩至喜甚吟贈

潭上老成來小成如何溪叟不傾情廿年場屋全吾性十世箕裘繼此聲眞地工夫須策勵大人學業則明誠諸君無若悠悠者到底潑慙誤後生

重陽後三日與諸益及堂從諸少會溪亭拈韻

共賦

天空孤鴈已聲寒節序催思益勝閑聊折黃花參客座故搖紅葉落人冠吾身不向他生度靜處無如此地寬要菩老桐高雨作餘音願與了談歡

和別權四難令七 兵使

立馬東關最到頭天空一色兩分秋此行新白山南至那料同爲海上遊淸水遥流來木展黃花遲發去湖樓因便留約知春後珍重情自遠續投

高稱器 友弘 誦其大人生朝詩次而與之

此日年年不盡天前年過去又今年百年愛日君家

事兩世萊衣一老仙

挽朴丹瀛

古人尚幸此衰餘吾見於今信不虛噗世風猷仍氣槩傳家孝友又詩書青年駒駟憐弧矢白首江湖嘆釣漁紙是全歸無媿怍且將賢胤慰門閭

挽孫舜卿 星壽

淡水交情五十年於今淳慤見全天心圖可識濂工著手字當看厚誼牽爛紙徒餘將作恨青氈留付上庠賢空梁落月曾多感寄淚東風宿草阡

道州宿竹宴金瑀英家吟贈

桐鄉偶見竹人佳殘臘青熒隔歲華默數當年茲土
著無非百世講先家

山中歲暮訪金河源 崐秀 僑居拈濯纓集韻共
賦

何嘗門外事百里爲夫君遺閣江山舊匡牀歲月分
旅懷和峽雪夕饍飧溪雲天地時方暮無言對古文

慶壽宴詩 幷序

人子之於其親也爲其壽也設宴以飾慶固
古今天下之至樂也故其親壽矣不可以悟
耗癃痒而不慶也不可以患難憂慼而不慶

也不可以貴賤窮富而不慶也壽之於人莫
慶焉不然聖人何以曰一曰壽於是有尊齒
之經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
令有就見珍從之儀夫以上古之君人之上
其優之以禮也如此況於爲人子而壽其親
之壽乎且於其親之壽而康寧而精力不衰
也平穩而世故不及也尊貴而位極人臣也
其能自盡於事親之心以爲慶之樂顧何所
不用其極哉丙寅正月家大人承 特旨八
相翌年七月上疏請釋負歸田里 上許之

今春之正舊攜南下迺不肖男疇睦畊睦用
二月二十五日爲設慶壽宴於愚川之鄉第
不肖等奉觴上壽酒闌座有爵而拜者曰阿
衡之左右般辟師尚父之篤棐周室卽其時
年壽不百餘歲亦百歲也今觀相公以踰七
望八之年其顏韶華而齒編貝五官之用不
少損動止酬應屢不惑知命之人此殆神明
之所扶護也何憂夫不阿衡尚父百餘歲百
歲也其爲訓爲丹書以儆于 王亦當如阿
衡尚父而已又有爵而拜者曰雖以古之元

老大臣之忠勤著於板蕩道學炳于淵源者扞羅文綱前後何限而相公通籍立 朝三十年始自蔭途歷典郡府晩登科第遂躋鼎軸于斯時也豈或無工詆之厚誣之生出親契之地流行幽暗之徑也相公德意渾然坦懷處順以自遠於世禍以優遊於田畝而所賴惟 天日在上耳高而不危久而能安復孰有如相公者乎又有爵而拜者曰昔三王之養老也亦嘗有位公孤任摻弼而在三老五叟之席者乎終讌疇睦迺再拜答諸客曰

諸公可謂善頌矣傳曰六十始壽蓋六十一爲以降再回之歲故必其慶於是歲也家大人仲父同孳生兄弟也大人遽遭鴒原之慟於周甲之歲則自此十年更不敢稱觴於初度之辰者爲其感也禮有貴貴之文爵之至于大臣百僚之極也是室有光華之具新異之觀以承其 恩導其榮且況牘簡於討邪之日陳力於奏請之行題名於耆社之中哉不肖罪逆昊天不弔先妣見背喪制未終當時情事固無論於稱慶矣屬洋賊獻馘 國

家無事伯兒道頤於京第略設慶宴泚韡甫
去公私楬然不之大張聲樂亦粗有罇俎之
事第不肖兒弟守制鄉廬無以供斑衣之舞
家人內外又不得一枉列焉是庸私恨無窮
草草桮觴雖不足以稱其儀然乃於喜懼益
潑之日爲此慶壽之擧者實出於自盡其心
以志其樂之義耳敢自爲詩屬之諸公雖未
篴筵者請遂和之俾壽其傳是何但爲不肖
輩之私祝也卽其老老貴貴之禮此爲人道
之大也已繼以詩曰

以壽人家亦壽卮兼三此日敢言私星軺隱仗炎塵

涉　靈閣高攀歲月移絲野豈曾窮勝事黃扉爲是

翦邪時子孫稱慶邪能已許大流傳可繪詩

金羽王 周相 辭歸書贈

只爲老夫教學空爾來有意去無功桑榆願及秋深

日燈火同親碧澗中

蓮庵謾作

余癖山水無大小少日名勝多入足自從世事掉頭

去廿年閉戶臥谿谷志頹思欲一振發況今氣鬱當

暑伏暢懷知是高樓空小庵好在華山麓羸僮瘦騎

草草行爲護多病勤蘇杖縈雲棧下舟子招江氣蒼
茫風雨惡山中桂樹簇簇多行攀垂囊空無玉杓尋
樵徑沿小水長谷逶迤多折曲麻衣貼身汗如雨不
堪行休氣觸熇松陰十里半空中青煙起處疏鐘落
寸寸積步良久上蒼檜蕭森露屋角蒼頭欲聲呼僧
出余且呵止愼勿督禪扉剝啄日方午滿堂丈禮羅
半百金佛榻下當軒坐面前圻盡天東北淸風欲動
啜茶椀萬慮都忘一擧目徘徊庭中杖去後上方寄
宿同一釋晨起開囱問如何萬景森羅收不得日日
坐占雲去來階下千峯靑又白須臾雷聲隱隱出莫

是下土風雨作漏天初廓日輪上紅射爛破岡巒碧
遠看雖好豈如近十日庵中何所矚老僧禮佛欲坐
眠幽泉出石自響澡卒明粥熟木魚動梵唄朱鉢環
四視食罷堂中三師座經几法筵方見肅青髮袈裟
持百八華楞圓槃以次讀句讀一通輒發問滚滚微
言玄旨續攝衣整坐好氣像次第不亂衆說覺曉解
的否吾不知師弟講學儀可錄大抵讀書不可誣初
見有異凡刹禿此等用工猶如此况乎儒學眞地篤
如何此事在叢林歸視吾家塵掩塾雖然可笑迷實
相渠將無字謾推琢獨有一衲老傴僂欣然見我說

舊蹟己丑秋七杖屨臨歷歷追記如昨夙居然三十一年事不勝中宵更感盡嗟余俗緣磨不盡末由處此全吾樂山人鹽虀亦多費暢敍何必期屢朔佗年勝遊如可再寄語山靈須記憶

寒松寺次張平章 祐 韻 寺在江陵

寒松羅代感此日又逢秋遺蹟都無處明沙有白鷗

讀啓蒙

龍圖點黑理縱橫造化先從自處生強擬名言稱數象更將淑慝寓權衡本因有本還多歉月若無虧豈復盈如到湊然虛靜地眞詮未必在遺經

挽李進士季㦤 晩悳

哀我李季㦤其死難爲地才卅五年華許多大志事
老親生養俱孤子弟兄穉士類望如何退陶夫子嗣

丁卯冬族叔公王 敬祚 來留溪館臨歸諸君拈
東儒集中韻共賦贈別遂次而送之

爲問吾書補社郊溪雲餐宿正愁消堅氷開戶一鑪
火明月來入孤鶴巢最喜溪期前緖託多慙錯認大
鍾敲離筵共指梅花在但逋巾車趁解嘲

挽李景禹 秉緖

無多舊識日淪空矧又伊年哭此翁材器已隨旌旐

盡圖書獨在典刑同剛腸死不隨時變苦節生會處
巷窮病阻寒江遙送涕曉星回首暮雲中

吟贈朴大受 海容

天時荏苒又涼晴兩地相思眼忽明文學無成甘廢
棄飢寒隨分斷經營交人末路皆殊面冀子中心獨
舊情落日倚笻怊悵處今秋未盡更逢迎

詠懷書贈李夏卿 晩省 便面

中秋望月皎如晝松下幽人應未眠孤鶴一聲天外
戛喜君此日獨翩然

李道源 學洙 秋暮委訪書贈

青年初見老蒼客占得眞工好著胷秋色草堂花葉
盡期君鬱鬱澗邊松
人生難駐少年時此意多君已早知樂育英材非所
敢自欺不足又誰欺

挽李若軒 芳運

晩生那及覺齋庭尚識斯翁有典刑詩禮相傳推雅
望簡編眞樂付殘齡自家康濟心中事末路升沈耳
外聽無復春風陪笑語不堪筒牘淚空零

挽張參判公武 仁遠

承家蔚有大賢風詩禮彬彬十世中一點都無儇薄

意十分勤做立揚工浮榮自笑金腰重晩業惟聞王
珮充回首山南荒廢日夫公又哭轉忡忡

和贈金子惟魯菴奇溪精舍韻

先謨平實即眞奇努力經文子又奇晴翠圖書溪上
屋君家未是別般奇

題慈仁東軒壁上并小序

甦兒爲養假麾于此余來見之臨句而歸一
言書示汝其念哉猛以持已權以御下本非
循吏之事慈以使衆仁以愛物方是君子之
道萬里前程始自今日十世先訓毋負佗年

圖報罔極餘人可比余雖無言汝豈不知敘

懷吟短祝望情長

慈仁此地號又起樂山樓爲守無佗法顧名可百秋
政淸家世在林翠卣榏流縱是出門去吾心與爾留

挽金松嶽 重載

叨拜龐牀卅載強孰如多聞又端良先生家世眞儒
學吾祖門庭此上行病枕依書酬問字苦心衛道纁
封箱屛山誰主鬒堂座晩對屛花獨涕傷
身任斯文捍衛功斗南先數獨山翁一時議者皆推
重此世竆居正合通堪喜幹家賢胤繼遽傳凶耗哲

人終餘生不復春風坐窮東還嗟莫未躳

苦旱遣悶

火龍不厭貪天柄日事燎原人盡病惟有江濱草閣寒蒸紅不到淨如鏡

挽洪上舍龔範 殷標

佳木之孫氣脈來此無才性孰能才煙雲掃迹孤村月山澤栖神一樹梅已自小成安分定卻從賢胤叟栽培難忘最是三宵墨篋裏如新淚睫開

挽鄭健叔 五錫

有蘭中谷自持芳摧折翻驚暫地霜莫恨未充君子

佩請看終始葆天香
經術最稱朋輩先尊門豈獨賴君賢論交何必相知
早從此餘年庶補愆
梅花消息簡兼詩硯北春殘鴈去遲此恨悠悠那可
已泣將賢胤訴衷私

次李君弼[illegible]泰屛居寄來韻

有客屛下松之丘薄歲爲問白鷺洲洲上主人非俗
子促膝傾觴興悠悠陶書所謂二仲過陳家特謂一
榻留有逢有別理則常一别杳然使人愁花發重見
詩牘來鳥鳴偏感友聲求亦有少年如王美故人之

子學余謀先生舊業今庶託吾黨後進罕其儔見之
不覺自歎息蒲質居然已及秋我恵斧斤將濯濯羨
君青山山木幽雨過小囱春霈霂魚躍前江水活流
藥草方茸香滿口林花不盡碧拭眸山川脩左何嘗
阻澗苔常過鹿呦呦先訓切願共力守後仍多賀百
慮休今日與君成一誓此生無負兩書樓

石竹書堂庭前百日紅盛開有感書贈族弟仁直昌睦僾面

青山萬木中一株百日紅莫歎無十日此可歲寒同

次張致一龍煥伊坡幽居韻

一壑雲煙屋數間主人於此夙占閒臨流不盡淵源感開卷惟分利義關實地期君勤乃得初心負我媿難攀不堪風雨中宵噩花落淡囱讀訂頑

次張子順奎贇克敬堂韻

堂錫嘉名克敬居一言鎸誡一言譽直方大業非徒務博約眞工亦莫疏若使青春時不勉居然白髮歲俱除能治懼怒明吾德更讀牀頭四子書

辛酉至月編次禮書拈韻共賦

秪是常疑到底幽編書敢擬法前修山南舊學餘堆紙硯北諸君登雪樓囱几從容淸似畵字行丁乙凜

於秋不誠無物不嚴已非此胡爲秉燭遊

疊堂字和贈李文汝 耆祐

可愛非尊期肯堂先生百世月同蒼勘裁著手蓺朱
研耕鑿安身好碧岡已矣平生嗟放倒幾乎十日見
收莊臨分莫說多怊悵一室相從詎杳茫

挽崔進士 華植

恂恂表裏儘醇眞吾幸於今見古人承眷未須論戚
地開懷常自覺心親一庠虛負騫騰志八耋終嗟歷
落身名世公家公偉幹屈之如許後應伸

挽李正言 潭九

處獨而息處稠衆森然每似與同之田園樹大先尋

樂臺閣官高更見推世誼交情於衆特眞心淳氣節

今誰忍當秋雨忠州路不盡終天孝子悲

題謝鄭姪聲震 寅默 扇面

以面申之札秋懷慰送來能爲飄逸調復覺純眞才

皎若靑銅鏡溫於煥玉梧遺徽荷適在門戶倚重開

書贈李春可 萬馨 扇面

實心未可見今日始逢君無友不如已後生尊所聞

荷明臨雨視秋耿入山分虛送堪歎息梅花欲賞羣

挽鄭判事 允愚

平生仁善本天資祖業由來世所推準職雖榮官豈
稱睟華纔過壽非期院黌主席惟前輩山水名莊自
老師羸博中間休忍說諸孫視彼共陪輀

與諸益詠盆梅

蒼寒太好不斁腴紙屋看生一氣殊始識懷人江上
句何須託意雪中圖安身立命元幽獨衰世全交晚
要呼翰墨千秋開發地孰如清水付花奴

羅州東倉

天遠遠山小風輕輕鳥高羅州知在邇古木蒼茫皐

宿月川

一室那知在此間大人爲邑日南關花繁吏校來迎地石老伽藍去後山官府案山有億佛峯故云賓客不關公事劇士民都付土風頑閒衙盡日無長物淸水疏簞韻一般

定安館與再從大父洛隱公權戚兄景勛正欽姜戚兄致丘岱永呼韻共賦

小郭幽雲淡梧筵整未斜海遊雖見志錦樂不如家犢跪崖田逼甂攀砌木賒親朋千里外開落對榴花

暮泊谷城縣

行行細細見陰雨眼猶華小郭臨淸水欣傾舊吏茶

長水舊吏申瑞翼移居此邑以小榼來饋

玉果途中

山村復野閭四五二三里春日多牛車秋風饒栗柿

昇平在此間遠役不知遷誰謂俗無眞少娥識義理

至玉果村舍一少娥見新生兒請乳之其意可嘉故有所酬則娥牢辭之其言甚有義理

行過景陽驛有感

掌令府君會此泣殘郵全活載遺事祠堂世盡無由

陪今日追思悵後嗣

自景陽入光州

碧骨湖南大檢湖嶺下良富雄多不讓清淑可相當

春煥煙千戶秋高月一航漁翁坐澤畔手理釣絲長

雲峯鎭

山雨涔霪不敢晴空庭花發向人明聖人不得已治

盜術喊如何竟日鳴

冒雨踰女原峙見巨巖鐫名乃 皇明征倭都

督劉綎過此也

險阻天關設元戎此一過此行如在酉豈有帶方蹉

宿牛頭嶺

百里狹斜口殘花小縣開此中方是妙静者倦鞭來

荒山碑殿

聖祖神功地高山又小嵐名花白日老古木碧霄參
字負龜龍動波腥蛟鼉戢世臣家小子一讀拜稽三
七月旣望喜金仲獻 瓛壽 見訪
芝朮花凝稻未紅客同秋雨過江東研窮高調人方
豔傾仰淸標我亦公習俗無醫皆欲聖幾茂心微處便
非韓幸承尊敎憑君論一著前頭有極功
朴漢卿 鐵鉉 帶 恩來訪喜甚書贈
柴扉忙手啓客到雨初晴阿弟廿年畜上庠此日名
身心吾放倒材氣爾精明不食豈無理今晨倍愴情
和李戚兄季行 用基

本是朋儔氣類壽如何此俗重輕金平生邂逅猶青
眼切地團圓況素心春水方生魚活活陰雲不隴鶴
湲湲端居賴有喚醒客玉珮聲殘強拂音

奉王考遺文就校於竺山倅習此李丈鍾祥留
旬日臨歸寫呈一律以致其銘感之私

梅閣春風座久回如今榛路倚公開白雲山上無心
出淸水門前有韻來痼習詎忘承律度遺書多感奉
監裁歸來翌氣連庭戶十日晴嵐雨洗苔

挽制庵鄭公 象履

地得淵源重于堂復煒翁蜺蟬塵世外眠鹿峽山中

醇酒平生味簡編殘日工東南寥落盡殄瘁又成空

和寄趙戚兄國卿 佐榮

無端生出滿腔愁頓荷新詩一滌秋計拙寒依蝸下屋懷般晴望鴈邊洲莫疏分寸吾猶及知有箴規爾可謀重足人間無坦路先堂依舊好藏修

附原韻

西風憑眺漭生愁遠色徘徊萬里秋病臥霜深青桂嶺懷人月滿白蘋洲羣襟海內惟君在花酒明朝耐獨謀珍重縹緗遺唾拾只希餘日共交修

江院齋夜與諸益拈韻共賦

上江値雨楝風寒邂逅同遊氣欝蟠堪笑蝸名回夢
幻紙緣牲禮待宵殘先春病胃茶能洗盡日歡情月
欲寬記取百年論定日吾曹不負舊衣冠

挽李進士又玄 能玄

悲涼人代割人腔枯目𥅂憑和淚雙一片孤高梅共
夜仲冬々寒月精樓囪
高資曾質本非聯先故輩行幸得肩猥託倚姻婭視
地多年晝面荷滋憐
黃花歲晏正嬋娟兒子東來奉一篇春雨餘塵秋後
約桑瀛誰識在句前

今年運氣柰何窮吾黨迷途哭此公一哭終違千古誌說哀寄送盡由衷

挽金司果 重休

今世嗟何世古人不啻稀醇眞胡理逆盤錯覓方違𢍰院徒論議案書即憤悱相傳十世誼空屬後生詞

從弟 寅睦 占司馬以襴幞來見喜甚書贈五古十五韻

昨秋成童兒小科已意外况未五六朔聯榜又何大爾輩忽爾事有百無一賴自量已分惕人謂家運泰此由爾儻知先德來始謫知此學宜勤家聲無或沫

不知行益放世味日以怵如我無肖者平生極狼狽
無非忝先耳已矣何所忝適然一科宦曷足繼述最
此外眞大處爾輩宜意會其道儘無佗讀書飭衣帶
人稱某家子所謂白受繪前途遠萬里持玆可揚旆
老伯至誠語常目愼無眛

七月雨不止甚苦

積雨淸江舍石苔掩隙牆木綿秋不熟麻袷夜知凉
簡冊憑囪倦畦蔬裹飯香端居何所樂此味正堪長

黃蛇重陽前一日宗孫喬榮三加示一律

吉月令辰爾棄幼祖先遺業庶無憂堂瞻忠孝尋謨

訓齋號拙誠基進修努力文章豈不貴潛心經學最

其九三加之席丁寧約肇自靑陽至白頭

感歎

催科那識歲饑荒萬口嗷嗷徹上蒼惟有淸湖夜夜

月不隨田稅入官倉

韓鵠斗源告歸書贈

愛汝心存學嗟無教可推來留有底益送去紙堪息

課縱隨時以青須溫故空潦奚非役遠庭命柰持遲

谷山館逢姨叔李山淸驪應晩著吟呈

此地相逢本不期那堪今日又分離爲馴犬豕亦公

耳執驅蛇龍而放之作吏廉聲民所慕傳家經訓世咸推吾驢如得容騎去來歲山陰醉復詩

贈萊伯鄭伯純 顯德

憂邊往歲起公賢愼簡方知隕自天從古書生劉帥歎至今大義鶴翁傳日南賓主聊同席海上山川總入編治行想應 宣召近佇看廊廟席虛前

壬戌七月既望江行韻

茲遊那不與入公樂處方尋所樂同道體如斯千古水天心料得一般風豪情兩賦高吟後佳節新秋曠感中便使將來能續往循環至妙儘無窮

贈韓孟讓 益周 歸家

紅葉中來子開囪向水潯心應臨燭㷀書欲到年深
後學求勝已一生不媿衆去時珍重語君我則同忱

題卯君敬尹 畊睦 扇面

幽蘭空谷在竟歲自堪知誰是尋芳者柰何風雨時

辛酉立春後二日大雨與客悄坐遣悶

不日建陽何遽暄山谿已覺物華繁矣将此候乖陰
雨人以其憂強晤言遠遠空濛迷獨鴈潺潺舊峽斷
清猿公私豈必看殊異叵耐西音及燎原

題洪衡直 秉銓 扇面

顔陋可尋樂朱書郞擊蒙心中澹靜水時一動微風

君弼委顧呼韻走草促余和

故人來日郞良辰多病孤村兩眼新無樹不花皆性氣適時而雨少氛塵空息獨引裴羊徑未必自甘沮溺津詩似湧泉那敢和欲裁旋塞丐無頻

與諸益編禮因吟示

此事伊盟已匪今賢勞珍重荷君深臨編不盡存羊感攷字猶嫌辨魯智心江樹依依驢獨去雪花漠漠鴈雙吟趁然坐我紙堆裏忘卻年華遽報尋

喜金渭瑞秉璜來見其歸走草與之

無成何所見春秋接續來王入眞可好書函向水開
此意邪可孤柰余志業頹然猶仰先契所欲成爾才
爾且請一言書紳替常陪迺玆不量已略草供擇財
聞君業明經此事儘美哉君客故甚端君志自當裁
爲學在讀書進進唯琢追一心操存之何遠不可恢
書中聖賢訓一一指南該必惜分陰閒勿謂弱年纔
聰明奚足恃老大實可哀勿專俗講套摋蹟以爲材
科擧非不好此外更有嵬晦翁戒兒帖勸謹奉持回
嗟余無聞久枯落心半摧每息未嘗毫與君共徘徊
徘徊且如何游息在江臺願言接續信一陽動老梅

次安都事 世洙

長憶山囱淨不羣餘香猶有小筵間淺栖欲託庭剛
鹿遐舉方瞻鼎變雲向見新詩驚勃鬱屢歎高話惜
離分袁羊若是尋常者陶叟那爲證以文

喜族弟 進奎 帶 恩來訪書贈

君以幞欄至柳翁後此昌小成豈豔說先業重恢張
五派殊與替一堂俱仰望同鄉未百里接續問暄凉

溪亭講席吟示諸益

那知此座敢渠居齋榻爲君示一初向日徒煩委贄
禮今年始見質疑書嚴豁永夜懸燈小山木平明過

雨餘試問客歸何所事蓑衣風滿坐看魚

戊申季冬赴會稽館主倅崔竹下姨兄遇亨喜甚呼韻共賦

五馬追追嶺郡尋新詩知是比南金窮民抵法休論性　命吏當官只盡心風雪長程雙屐倦樓臺中夜一燈深治聲已洽彈琴裏兩耳初醒聽好音

附原韻

自我南來望子尋二年一面重千金山中桂樹空相憶嶺上春風忽有心瘦馬青山殘雪照軒觴白日小罇深情知別後依依夢江月江雲好寄音

題春帖子

無才無路顯雙親敢祝新年百福新可意奎華曾入夢只呵揶鬼莫隨身門楣龍鳳高攀附子姪麟麒總厚仁積善由來留後慶綿綿十世詎無因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一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擬上六條疏 代家大人作

伏以臣迹本疎遡名忝科第平日所自期者豈得斗升之祿庶不至凍餒斯已足矣寧有一半分意望之或及於顯庸乎逢 聖明拂拭謂臣雖駑猶是先臣之子 命之以宅揆之重驚遑震越無所逃遁而更僉奏請之行實有驅馳之勞撥之分義所不敢辭冒昧祗承行將一年而旣蔑一毫裨補又無一言建明矧今釁咎莫掩譴罰是竢其何敢出氣發言上匡

君德下糾官邪乎縱使臣日進正論其可以取當於
上心見孚於羣情哉雖然白首殘年行尋故山而
國憂溢目含歎以去則負 國之罪無以自贖於天
壤之間敢陳管窺冒黷 黈聰尤不勝萬萬罪死伏
乞 聖明留神澄省焉其一曰勤 聖學其二曰嚴
邪禁其三曰得賢才其四曰修武備其五曰淸仕路
其六曰定民志臣請條列而極言之何謂勤 聖學
也六經言學始於商書說命之篇詳具於孔孟程朱
之書學之於人如飮食焉如裘褐焉卽有此人便有
此學孔子之言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然則老而不

可以廢學也孟子之言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然則幼而不可以惰學也商高周成之卒爲令主實賴於學則帝王之尊焉而不可以不學也漢法唐制之至令軍卒皆入於學則匹庶之賤焉而不可以不學也然而臣之所謂學之道必於帝王爲最親切急先務者竊以其責任大而成效廣也又必於帝王蒙養之日者竊以其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蓋學之爲言效也以後聖而法前聖空有所契悟而則效之者湯武反身之道顔曾克省之功皆用是物也自世教衰微言絶響上而廊廟之都兪下而庠塾之工課

擧皆事務功利之論不出訛誦詞章之習曷嘗有遜志時敏日就月將眞有得於前聖之旨而庶幾臻乎一治之道哉嗚呼非學問無以開明其心術變化其氣質以爲修德凝道親賢納諫之本也然則學之道當如何亦曰味聖賢之言以求其義理察古今之變以驗其得失而反之身踐其實措諸事得其當而已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與章句有異然竊意其多聞畜德之方感發懲創之意則空無大相遼遠者夫以周公孔子之聖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賢雖未嘗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然其所言所論皆

可爲萬世之蓍龜循之則吉悖之則凶者無他天下
之理一也古今之義同也爲今日　殿下學問之實
莫如　經筵日御矣爲今日　殿下經筵之書莫如
經史參講矣　經筵日御經史參講蓋欲其懲前以
毖後因彼以明此也臣未敢知我　殿下聖志時敏
聖學就將方有益於講習討論之事然人臣告君不
以其　聖志聖學已有所進而或忽其儆告之方也
不以其　英資睿質方在冲齡而少弛其責望之意
也誠願　殿下日三開筵繼以夜對經傳小學次第
孰讀通鑑綱目兼使進講發難論解不厭諄複積以

歲月融會貫通文於　涓蜎濩蠖之中虛明應物之
地乃啓方冊至誠對越黙視鼻端　玉音響亮以之
爲終始典學之道而動靜相涵無少間斷則聖賢相
傳心法之要歷代治亂興亾之迹瞭然於心目之間
而身心自然收斂聰明自然開發不以休祥之至而
心安而有所恃不以災異之警而事過而有所懈肅
然如神天父師之臨其上凜然如深淵薄冰之在其
下天理日就乎純一人欲日就乎消盡於是乎策勵
羣工共濟國事則疇不克承疇不丕應庶見堯天舜
日廓然清明上帝鬼神收名威怒何慮乎無以副八

方黎庶之望慰學士大夫之心哉然苟或徒事乎章
句之間誦讀之末而不能研究蘊奧發其知識體驗
身心措之事爲則雖讀萬卷終爲口耳之資曾是以
爲學乎閭閻士子之稍有知識者尚能恥爲句讀之
學況 殿下以睿聖之質居君師之位若不能俯詢
疑義憤悱求道實下手於聖王之學其所開筵講讀
將無異於經生舉子尋章摘句之業臣鄰之缺望爲
何如哉昔我 獻陵朝儒臣權近之言曰君臣之分
其禮雖嚴其情當親此言可以深味更願 殿下常
坐正堂終日講讀親近大臣接見儒臣勿使上下情

志邈不相通而尊禮若嚴師之在座切偲若密友之在傍經傳義理之淵源學問工程之次第的開門庭先尋要路濫言以問澄心以聽則羣臣有感激之心而得盡啓沃之益　殿下有開發之智而絶無讒間之間夫如是則必有左右逢原欲罷不能之樂而於天德王道之學大有所裨益矣大抵爲治之道必資於好學好學之實必資於操心持志操心持志古人以爲天下難事葢心之爲物出入無時易失而難保殿下處崇高之位自與羣下有異　殿下在幼冲之時自與老成不同其操心省察之方尤有所警惕

處矣必須日加修飭日聞讜議使此心浸灌拘束於其中以維持而湊泊之日往月來積漸純固則遜志時敏念終始典于學之功庶無走作之患永有安行之效矣噫人君一國之表也人君之學豈特爲自己所學而已哉蓋將行吾所學於國中使朝野皆有以欽仰 聖意之攸在則今日事務之所當先者豈非興學校耶夫學校教化之本也三代盛法尚矣無論卽如今之所以分教於四學外校而選陞於太學者蓋爲國家用也豈徒然而養士哉佗日之爲卿相爲百執事者皆出於此苟其人賢且才國家之治可卜

也其人不賢不才國家之亂亦可卜也必欲圖治安
之道宜先正敎養之本或 親臨太學論經試藝或
名對齋儒講問所學拔尤奬用以勸一世又 命
泮長奉進館中故事冊子一遵 祖宗朝建學立師
敎養諸生之規使之依例施行則上之所以待遇下
之所以成就於斯至矣雖使臣等别爲建白欲爲矯
正其能及 祖宗朝賢宰輔講定之萬之一哉然主
斯文之責而服多士之心莫如愼擇師儒之長而先
得其人也如求其人不過有行檢兼文學而已國子
先生若非其人諸生有何所觀感而自重有恥之士

亦何望其必至也太學實興則其本先正正其本然
後下之八方各其郡學亟選鄉之老成通經術有德
業之人以爲學長使之居齋復古教授訓導之制待
準朔考勤慢以爲奬用之道而一月朔望倡率諸生
輪講四書六經小學心近性理大全朱子之書次以
經義時務試製文字其中優等者薦之州闕上之太
學一如伊川學制而次次需用則斯文安得不興起
國家安得不治隆哉臣之出疆復 命已過五朔不
審其間勤 御經筵不廢日課所講何書了得幾冊
老臣憂愛滚切願聞何謂嚴邪禁也古之明王碩輔

與夫在野君子必以闢異端爲第一等義諦者其道非他蓋以異端卽誣惑之術而爲禍亂之本也韓愈之言曰人其人所謂異端不一其說而亂眞則一然以楊者之自附於義墨者之自附於仁老者之無爲佛者之寂滅其若羞前之爲則人之矣其若革心改圖則人之矣其若畏刑辟而有所不敢則人之矣是以前古之斥異端不過使人不迷而已曷嘗誅殺以禁之哉今此洋術則不然其術之至凶至醜槩已具見於　三聖綸綍諸臣章奏之間而夷狄之所未有禽獸之不若自有載籍以來所未嘗見者也如以異

端比而同之爲異端者亦豈不羞與之比乎內而瀆
亂名教外而交通異類其父其祖以此刑戮而死其
子其孫復以此刑戮而死而如赴樂地終無悔悟則
通天下亙萬古凡有血氣之倫者亦有是否以此觀
之雖其種子無故遺置羞前改圖要無可望醫不良
法抑又甚焉是不獨渠自爲之而已將不知詿誤幾
許人也亡滅幾許家也患之及此寧不懔然此其所
以誅討之不得不爾而辛亥辛酉己亥之獄其非以
生道殺人之義乎爾來三數十年之間開其自新之
路而糾禁小懈推其好生之德而誅討不行於是乎

潛滋暗息竟乃至公行顯肆無數羌胡入處於轂下
蒼鮮新染寔繁於京外以至今春諸賊自干天誅而
極矣洋夷新貨遍滿國中無異土產則此賊根窟只
在海舶首尾排布脉絡相連凡係我 國家大小大
事無言不聞無事不通夫孰無朝夕呼吸駭機竊發
之慮而亦豈圖懷恩之引入吐蕃如此其速而契丹
之兵遽迫於澶淵哉我國兵備雖極蕩掃懸軍深入
最爲兵家之大忌則如使洋夷茫然莫得以覘得我
國之動靜水路之便近賊安敢徒恃舟艦之堅器械
之精而只以數隻輪舶直從江華遂入楊花雷砲震

盪尺水潑淺而來薄都門之下如入無人之境哉言念及此心膽俱墜風雨中宵夢魂猶噩亂臣賊子何代無之凶圖逆節豈是一朝而噫彼我人之染邪者亦一臣子亦一人類身爲卿相家傳詩禮而背先王之法言反天地之常經甘爲受教於屢萬里海外最至醜夷狄學符水鬼呪之術則愚氓下户之望風蝨附亦何足怪乎忿與此夷同心和應敢圖叛逆於吾君父母之國者曾謂人世間亦有此大變亂耶自夫邪術始來之時先輩長德斷以爲黃巾白蓮禍人家國而後已今而後其言驗矣臣於是尤有所不勝憂

惋者竊覵染邪者外孰不以討邪爲義而朝廷所以治獄不欲以竄竟爲事且以安反側爲心欲其賊輩感恩革心則 聖意所存豈不藹然仁厚而惟彼梟獍之種鬼蜮之腸耽惑於此者已是本心都喪終難感服回悟則反意朝家之所以緩治者出於隱忍畏於洋夷而示弱於渠輩始以匿影懼誅者苶然若逢霜之草今焉顯有豪健自得之狀意像之憑恃自可見矣至如鄉曲之所以聲討不過一紙飛文自相講明歸於文具而已雖其山藪海曲流落竄伏有不容晷刻留置者旣無營邑鎭堡之依法處斷則亦安能以

私分而毆殛之哉仰惟 殿下睿智高出 聖聰漸
達亦必有俯燭於此矣臣於復 命之路路過松京
男負女戴連絡道路老耄傴腰而呻吟兒弱繦足而
啼號行路亦且愁慘而不忍見況渠身自當之者乎
臣於船中暗暗噓唏曰此輩何辜于天而失其所耶
國勢之岌嶪人心之波盪至於此極則其可以一番
賊船之退而小弛其忿憤必誅之心其可以近日中
國之警而遽忘其憂慮自治之道哉噫冰霜之漸所
由來久矣百年以來危疑之兆讒惑之端不一而足
至使恆人漸漬而莫覺一國危動而不安卒之名戎

內地相率從叛云去云來在其一言則固蔕深根滋蔓難圖固非姑息之仁苟且之政所可化而服也月前騷擾優一經亂而猶務涵貸不欲鋤治則曾謂此賊其果以保養寬假爲惠而制服凶逆回心向道因致中外帖然更無可虞耶伏乞 聖明亟命廟堂使熟講討邪之策明白申諭于都下八路俾邑各置任里各置伍窮極按覈合幷勦剿而京司風動列郡響應則此特一獄吏事耳其何足以煩 聖慮而動兵威哉如其鄉邑士夫規避爲策鄙里尹正發告爲戒閫司守宰又以漫漶爲事一襲前套任自猖獗則護

邪之律當用加倍然後士氣可以鼓動法司可以知警戒以譏詞執得眞贓罪當厥罪勿以其有力而寬縱焉則無攀援不自立者根窩破敗掌落發振必不煩刑法而自底於消滅矣抑臣於此又有一說焉卽洋物販貿事也自此以後如更有犯定付有司論其當律而著爲令式永絶禍萌亦定先自宮禁如有新舊洋貨一幷出付火之萬民所睹之街則其爲盛德事有不可量而民之從之也如水就下表端影正源潔流淸之效將不日可見矣臣不汲汲於國計民憂而明目張膽沫血飮泣必以討邪爲第一件急務者

蓋不如是則雖蓄之以紅腐之儲兼之以精鍊之衆將無以扶綱常而振國脈矣何謂得賢才也古之聖王知爲國之道莫急於得賢故或感之於夢寐之中或拔之於屠釣之間其未得之也求之惟恐不及其既得之也任之惟恐不專所以能奮起治功弘濟艱難者也蓋此義諦何時不講究而竊意當今急務尤在於此程子不云乎治天下必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所謂賢才豈其有別般道理而稱以賢才也至於修飾言貌以爲儀掌撰詞命以爲功任涖幹辦以爲能者如此才難之日如此之人固亦難得而若以此

而謂之眞是則未必然也然則必其人一則明先王之道而德業充備足爲表率者乃可以當之一則有仁者之量而籌略宏遠足以禦侮者乃可以當之如此等人顧今於何乎求之乎古人謂才不借於異代恭惟我 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才崇儒重道表章名賢一以五經四書爲敎學之具一以周程張朱爲依歸之所此其所以布列中外者無非文敎擩染中來而空與夫談韜略試弓馬者判作兩道然苟究其實本無二致江淮大功乃出白面書生則劉錡之所以發歎於虞允文者顧復如何而郤縠之詩書文山

之文學豈非所謂眞正大英雄耶當今搢紳班行之
列未必無其人也山林泉石之間亦未必無此人也
終未見有此等人者職由於朝廷之不知而不用也
　宣廟朝無壬辰之亂則故文忠公臣李恒福文忠
公臣李元翼文翼公臣李德馨文靖公臣尹斗壽忠
翼公臣鄭崐壽只做得太平好宰相而已不使之薦
進將帥才則忠武公臣李舜臣都元帥臣權慄直不
過爲人下者而無所知而已以此觀之不遇其時不
得其任而埋沒不稱可勝數哉每當外寇窺覘國事
憂虞之日令宰臣薦進可相可將之才以備緩急之

用者不但史牒昭載卽我 祖宗朝已行之例伏願
亟 命時原任大臣重臣將臣各薦將才勿拘地閥
惟務實得俾不至於虛文之歸則 宗社幸甚抑臣
有一說用人之道不必拘於式例當其才而用之古
人曰文士不可只用於治民武士不可只用於治兵
人主左右之臣何莫非文士乎一朝或有緩急之報
其可以文墨議論而有所折衝乎宜擇文士中有識
量計慮者間除兵水邊閫之任士卒有以歸心豫附
及其遞任還朝又不偏以才局待之還置 經筵朝
夕告猷則所謂禁中頗牧非謂此耶何謂修武備也

臣本迂儒目不覩兵書足不踐邊鄙則以臣而語此事有似夏蟲之語冰然名爲大臣時當虞憂只以昧識始終含默不宣貽於素餐之譏實難逭於辜負之罪縱欲無一言得乎且雖非艱虞之時固當進安不忘危之言況今國勢如此而不曰艱虞則是臣自爲謀身之計此豈實心憂國之道哉臣雖庸劣寧忍爲此臣於遼路轉聞洋騷之說及在燕館晩知禮咨之奇而程事有限旣不得惟意奔赴則熏心焦肝無日不東望流涕還到柵門始得國無煙警西有火鑿之報歡欣慶忭何以名狀卽於黃州又聞洋船二隻進

泊於西江巡撫幾營今兵出屯驚痛驅馳晝夜兼程
纔屆松京賊船已退矣藉使賊船大於丘山堅於金
石賊砲過於霹靂二隻所載兵數幾何顧乃揚帆深
入震擾 宮闕而永宗喬桐江華之列鎭視若尋常
行商之船則海門把守設置關防其意安在朝廷武
臣非不足矣五營養兵非不多矣環而視之莫之誰
何此其事可使聞於鄰國乎輦轂士夫諸道舉子波
奔星散無復知有親上死長之義則其他可知才見
數舶時變若此如以幾十大舶滿載幾萬軍兵擊鼓
放砲蔽海而來則其將何以待之耶文臣愕眙武將

束手魂飛魄奪不敢當頭而乃以一和字之素所講確於心胷者其將與之爛熳而自以爲之長策耶松沁湍坡等巨鎭要衝軍哨尚闕兵器俱虛賊至門外始乃杷塡打造臨渴掘井病急求醫者此之謂矣以此守禦其可得乎重鎭如此況於沿海斗邑乎畿輔如此況於諸道列郡乎賊船來泊則始覺軍兵之不可無器械之不可闕而上下遑遑罔知攸措賊船退去則反謂軍額充數是擾民也不可爲軍器造成是財竭也不可爲尋常泄泄乃復如初曾謂千乘之國那無陰雨之備乎都下軍兵器械縱不如古猶有各

營養兵之數間時操鍊之名則以都下人所見或知此世亦有兵事而臣嶺南尚州人也尚之爲邑當大路之衝而爲界首之官編伍什物之數古稱甲於一道而今則軍額爲虛簿軍器爲虛庫數百老弱之卒倒應防築之役而不識弓丸陣伍之名如干零瑣之具都歸蟲鼠之蠹而不爲簽撥修補之道此邑如此他邑可知於乎京城爲諸道之根本諸道爲京城之藩蔽藩蔽不完而根本能固者有之乎言念及此自不覺撫膺而長痛也臣聞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蓋以昇平之世人情安於故常俗士狃於淺見又有狄少

徧滯之論疑亂名實破壞大體雖有先事之言常患
於不見信雖有切時之務常患於不得施至於經驗
之後人心危懼往事之失不得不懲創善後之策不
得不經營天命以此而眷佑國脉以此而鞏固古之
享國長久者或因憂難而復致興啓以至於千百年
之安者多矣以此觀之今日數船之擾雖未足爲殷
憂多難之比而謂之狃安警動之端則未必不然也
正宜君臣上下特加之意而恐懼終始之日也臣以
爲大而監統兵水小而州郡縣堡軍額兵器必有其
數每式年大閱使之依例擧行而軍額則逃故老弱

一並須給就其中壯丁而觀其軀幹試其膂力拔其
尤者充數爬定如其不足勿論公私賤冒錄從實精
抄俾充其數以爲元軍吏校奴令分爲正隊輪番恆
衛鍊習砲射山峒叢薄之間砲射爲生搏獸超山飢
渴不困者屠肆閑良之類各備弓銃名爲武士實無
所屬者自其邑各別接問分屬麾下謂之別抄優其
衣食恤其妻子資其器械或給戰馬其中技能勇力
卓然出類者或屬禁軍或以效勞除職使之有所興
起而自無厭避之心又與元軍正隊農務之暇常用
操鍊操鍊罷後各送其家俾爲安業如有事變卽時

調發使之赴鬪一處變生鄰郡各以其軍互相應援
若是則勇怯不混臨陣對敵自無望風奔潰之慮而
根本藩蔽遂成首尾相應之勢矣兵器則火砲之紅
夷虎蹲及鳥銃弓矢火箭筤筅槍劒等物急急打造
一修備火藥焰硝旗幟戰服亦宜多造分付兵曹
抄擇善造匠人及善於放火者差出敎鍊官厚加賞
賜俾無厭避分送八道監兵營監董造成使其元軍
正隊別抄三兵次第敎學一敎十而十敎百百而千
千而萬學習操鍊月以爲課則耳目手足精神知覺
鍊於器械熟於行陣見強弩勁砲之威而不爲震駭

奪氣聞戰鬪斬殺之慘而不爲惶怯動容卒可以精
器可以利用可以速矣至於軍器打造之費必有自
邑措劃之方使之上聞則猾胥奸民不敢有籍弄之
弊矣兵食不可不備則還穀亦不可不復此一款謹
依朱子社倉法 頒布施行俾爲需用之資鹽石亦
當量其穀之所入而半留半分依糶糴而備不虞則
好矣臣又有一事蘊蓄者卽山城事也昔唐太宗欲
征高句麗問計於羣臣皆曰高麗依山爲城難卒拔
契丹欲擊高麗其臣諫曰高麗烏樓山城大軍往征
非惟無功恐見敗卻我國之自古保境禦敵皆以山

城爲利敵人之所憚亦惟在於山城也兵法曰先據高地者勝孫子亦言敵居高地避而勿攻其意皆可見也以今觀之我國郡邑也邨落也凡山勢稍斗絶處背水臨水處無不有古城基址一邑或二三處或六七處或邨邨有之是知自三國以降以及高麗爭戰之際不但郡邑之居必據險地雖邨落民居處處保險置公私蓄積於其中敵來則清野入守賊退則下山耕種見賊多則堅守之小則各持兵器遮擊厮殺賊之砲矢自下仰攻不及而落縱或及之無力穿札正所謂強弩之末也我人坐而待勞多發石車滾

下如兩足以當之此其所以爲利於戰守而實保民守國之長策也此事先正文忠公鄭夢周金海山城記及臣先祖文忠公臣成龍山城說備言之誠願以此事行關各道郡邑之有山城本鎭以外如有古城廢址及山形可城處劃下所入使之修築而置社倉於其中募入民戶居生而典守之使其附近邨民時平則糶糴有變則入據星羅棊布處處皆然則大有勝於平地城壕之有名無實者矣臣於聞慶縣鳥嶺山城竊有管見玆又仰陳此邑介在湖嶺之交而慶尚七十州最上頭也南去東萊北去西路右全羅左

江原可謂居中而道里均也其爲地天設險阻誠空大關防非惟甲於 我國也中國之劒閣棧道井陘羊腸臣不得見竊意其不是過也北自丹月南去鳥嶺六十里南自幽谷北至鳥嶺六十里而麐項以下劒閣也免遷以上井陘也山城則峻阪如天方軌無地自山城南過邑內以至新院四十里中開沃野周回百里高山絶嶝左右前後眞所謂不城而城不池而池而天府金湯之地也山城之中又有禦雷洞可容十萬人而此則山城之山城也此地經紀先哲之議論多矣臣竊以爲陞本縣爲大都護防禦營抄擇

本邑及附近諸邑丁壯如鳥嶺軍官之例而他邑丁
則使之移居於其邑限五萬養兵於其中兵食則倣
曹操許下屯田之制自新院以外十里之地尚州之
永順坪咸昌之胎峯坪五六十里之內膏田沃土計
其一兵所作土地農牛磨鍊配給使之耕種資其衣
食以其農暇隨時操鍊一如趙充國之金城諸葛亮
之五丈原時平則生聚訓鍊世亂則負固入處如有
邊警命將出師不煩聲氣兵精食足孰不如意本縣
陞號各別擇守必以文武中有幹局操識負人望者
交遞授任山城別將亦以武弁初任窠磨鍊差出則

未必不爲當今經國固圉之道矣伏願下之政府命百官收議定其當否焉今以水軍戰船言之或以四五百里外山郡之民充定於統水營水軍之額恐有鞭不及腹之慮以若相去間令來往動費數旬其何以責緩急之用乎且利於水者不利於山利於山者不利於水臣謂以沿海近邑所在陸軍去海遠郡所在水軍隨其方便使之相換其中不足之數各其近地合有變通似可爲從便得宜之道矣臣於昔年待罪長興也所謂戰船朽敗擢折棄在浦邊不知年數以此推之亦可見海邑戰船無非此類其若到處

如此謂之都無水備可也臣謂各邑舟艦嚴飭造成
皆以龜船爲之仍　命喬桐統營兩閫亟行水操亦
不廢式年一行之例則其於水備庶或有賴矣何謂
清仕路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以匪人苟充反
不如不備其數之爲得也其在上古難愼猶如此況
今之世其不可輕也明矣竊意朝家所以用人授職
之道必當養其才而稱其器然後上無虛授之譏下
無冒進之刺矣苟或反是官方紊倖門啓馴以致於
損國體辱名器此豈細故也哉不惟是也又有甚於
此者如使士夫捐廉恥棄禮義外廷用事則附外廷

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卑鄙狠賤無所不至則此正爲
人主者所當深察而痛抑之如不得明辨乎此而徒
爲可欺之方所誤則其爲禍人家國可勝言耶宋臣
眞德秀曰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
直薦游揚之而已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
不薦之薦不毀之毀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爲甚
又曰小人之害君子情狀非一當庸暗之主則顯擠
之當英明之主則陰排之又曰姦邪小人其品非一
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
惡易見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德秀此言可謂深

如此謂之都無水備可也臣謂各邑舟艦嚴飭造成皆以龜船爲之仍 命喬桐統營兩閫亟行水操亦不廢式年一行之例則其於水備庶或有賴矣何謂淸仕路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以匪人苟充反不如不備其數之爲得也其在上古難愼猶如此況今之世其不可輕也明矣竊意朝家所以用人授職之道必當養其才而稱其器然後上無虛授之譏下無冒進之刺矣苟或及是官方紊倖門啓馴以致於損國體辱名器此豈細故也哉不惟是也又有甚於此者如使士夫捐廉恥棄禮義外廷用事則附外廷

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則此正爲
人主者所當深察而痛抑之如不得明辨乎此而徒
爲可欺之方所誤則其爲禍人家國可勝言耶宋臣
眞德秀曰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
直薦游揚之而已其毁人也未嘗直毁陰中之而已
不薦之薦不毁之毁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爲甚
又曰小人之害君子情狀非一當庸暗之主則顯擠
之當英明之主則陰排之又曰姦邪小人其品非一
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
惡易見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德秀此言可謂深

以朝廷重任百責所係苟失其任不可頃刻冒處耳
以臣冒據今幾日月大臣而如此國事安得不誤哉
臣受國厚恩天地罔極凡人尚能有懷而必達其可
諉之以無實之空言而終無一言乎本職至重且大
尤不可不愼簡臣豈苟爲虛讓者哉揆之時勢實爲
如此此任　聖明默念裁處伏乞將臣所帶本職提
調諸任一竝鐫遞不勝祈懇之至

貼黃

臣非不知言之爲諱於世也然言路之在朝廷如
水之在地下水可壅也水脈不可斷也入口可防

也人心不可服也後世人物鮮有氣節雖人主優容導言尚恐讜言之難聞況震之以威罪之以法乎不惟人主之待之也如是一言纔出則上自廷紳下至韋布或以希覬斥之或以挾雜目之摘發言句聚爲笑囮是則禁言之風不但在於朝廷也甚是薄俗不宜崇長此風其言善則行之不善則不行而已如此而已則無所嫌礙庶可以來天下之善矣取進止

冶隱先生諡號請改疏 代士林作

伏以尚賢 國之盛典也擬議失宜則追正宜有成

例易名人之實蹟也下字不稱則請改允合公議我
主上殿下臨御以來褒廣前烈光闡儒風一二舉
措之間神人交感四方風動臣等各自灑濯沐浴陶
甄之澤爭相飭勵以報不報之恩而仰惟 先朝褒
謚之典及於前世大儒之臣者二字勘定未及改正
則其在臣等之義不敢不盡其愚以裨 聖化之萬
一況其所陳實關斯文則臣等又安得以已也伏願
聖明特垂聽察臣等所居道內善山地高麗注書
吉再謚忠節卽我 英廟朝在宥之日因道臣陳聞
舉 列聖朝未遑之典而行之者耳再之生時門下

注書身後左司諫官階　贈秩俱不應謚例而尊尚之如此凡爲我東方臣子者孰不欽仰　大聖人所作爲出尋常萬萬也然謚者所以象平日之行也正如人之寫眞必盡得其人形貌而後指以爲某之像苟其一髮有或爽焉則不可指而爲其人也故孔圉之爲文子貢疑之而孔子明其義黔婁之爲康曾子詰之而其妻析其然一字擬議之際不可以不審也噫忠節者人臣之大義亦再所嘗成就者則斯其非懿稱也且不詳再之平生而槩以其傳於世者言之又孰不以二字謂之允當也然臣等竊爲再平生大

處卽是道德學問之盛繼往開來之功則其所擧擬
誠有恰好著題而議者之不此之爲而專寘孝忠節
二字者滚有所慨恨於無窮也臣等請就再行狀及
後賢稱道之語而明之蓋再十八學論孟書於朴賁
始聞性理之學隨父京師因遊鄭夢周李穡權近之
門益聞至論而悅之講明旨訣務合程朱闢異端似
是之非明萬古聖學之源再旣師事權近而近乃以
先生稱先正臣趙光祖請伸先正臣金宗直啓曰宗
直之學得於其父叔滋叔滋之學出自吉再再之學
得於鄭夢周之門　隆慶初詔使許國問東方孝子

節義孔孟心學之人先正臣李滉爲禮官各爲區別以對而以再不錄於節義之倫而置之心學之列言再志操高潔學問醇正鄕人化之云爾則正以再心學之功尤重於節義故也蓋東方性理之學實倡於鄭夢周而再闡明而傳之忠孝大節實自學問中成就勝國之時異敎盛行雖號爲賢者往往不免於淫惑丕守而惟鄭夢周吉再超然免於流俗至使緇徒感而歸化者甚衆惜其世代已久遺文散失間有子孫修錄而鋟刊者甚略其後益以 國家褒賞之文後賢讚述之語爲一冊而先正臣張顯光實編次而

敍之據此一書可以略究其本末矣臣等伏聞其時
道臣之陳白只舉種竹　御賜之田為說云種竹之
說世所傳播而亦不的見於文字是則道臣亦未見
再之遺事也再之道學行義先正大賢惟知其為然
而其餘世人亦多不詳再與夢周一般人也夢周以
文忠為諡如　賜再諡恐當一體不宜大相逕庭惟
在　聖上取覽再之遺事審其平生所就而更　詔
太常改議諡字斯文幸甚後學幸甚或者之說以為
先朝已賜之諡今何敢有所改動臣等竊以為不
然當時議諡之臣未詳再之遺事而舉以為諡　先

朝偶失照管而遂以爲可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慊
而其在崇德尙賢之義識者歉焉臣等嘗考之於史
宋朝始諡朱子爲文忠旣而改之以文往在 隆慶
末筵臣請 賜李滉諡不待行狀今再三百載前人
雖其大節不泯於世而其言行出處不見其遺事不
可明也先正臣金宏弼鄭汝昌之 賜諡或因韋布
之申章或因朝臣之陳達 命許追改蓋以二臣事
蹟舊遠所擬諡字有不穩當者故當時廷臣韋布不
以成 命之已下而申請改正 列聖又因其請而
特命追改期於至當而後已故儒臣成渾之諡

仁祖特以副擬 批下天意所在必非偶然如以宋
朝故事例之則雖已勘定者猶可改正況有 先朝
舊例昭在人耳目耶夫不 賜諡則已如賜諡必其
諡與行相符豈不美哉今玆追典係是 朝家之事
疏逖賤臣非所敢干而伏念臣等生長嶺南其於再
深知而篤信者有非一國之人所能盡者玆敢竭誠
拜疏仰瀆 天聽伏願 殿下命入再言行一冊詳
加 察覽知其前諡之不足以盡再平生而 特許
改正命下十分稱實之字以解一國多士之惑豈不
益有光於 聖代尚賢之道耶宋臣程頤之言曰古

之聖君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勸懲之道至焉爾
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其要莫先於謚法嗚呼此先
王所以操持賞罰之柄旣已風勵乎一世又能推廣
昭天漏泉之澤於幽潛冥漠之中而能成亹亹之功
以致於變之化也當此儒林齎鬱公論合辭之日苟
能表著再道學闡揚再幽光較德焯烈稽合謚字於
以鼓舞振作乎興起自新之民革去衰薄之風陶鑄
思皇之美則今玆之擧豈但慰九原之忠貞樹百代
之風聲而已實爲崇奬斯文培植元氣之一助也不
亦休哉臣等狂瞽愚妄不避干黷謹昧死以請不勝

兢惶隕越屛息竢罪之至

蒼石李先生請　贈諡疏 代人作

伏以聾瞽愚臣蒙被　恩遇忝居言地凡有微悃不容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前雖甚濫猥亦不暇計況其所陳實關斯文則臣安得以已也臣竊惟壽國命莫如宗正學崇正學莫如尚儒賢則尚儒賢乃所以生而顯庸而行其道歿而爵諡而尊其道是已是固有國之盛典古今之通規　國朝賢人莫盛於　成中明宣之世亦莫盛於嶺南而自夫五賢以下以至壬辰名賢固已炳烺乎百世矣繼此而稱者必曰故

副學臣李埈埈立朝於 宣仁之際時當論議分貳
之後好惡異心毀譽相參而至於埈無論彼此咸一
辭稱德業文章則其學問之純正從可知矣伊攷其
所著之書有補於世教者又未可以一二數眞是儒
門之標的曠世之鴻碩也然位止下大夫而崇褒之
又未及焉則 朝家闕章殆無甚於此者臣請略擧
其本末最著者爲 殿下一陳之蓋其生質粹美早
歲求道與文莊公臣鄭經世師事文忠公臣柳成龍
得聞先正臣李滉之學篤志勔學德器已就一遵成
規知行兩至以其修於身則其書曰窮理所以致知

反躬所以踐實然致知不以敬昏惑紛亂而爲罔踐
實不以敬怠惰放肆而爲殆二者必敬以夾持可進
乎學又曰學問思辨行五者廢一不可然重在篤行
聖人生知安行固無所用力於篤行上中人以下必
從篤行力做去四者自然有得卽其平日篤敬之行
著於忠信之言者如此至於天人性命之原公私義
利之分古今治亂之迹修己治人之法莫不貫通博
大究極精微而爲有體有用之君子也其行於家則
與兄洗馬臣墺躬樵爨以養親每日晨與望先壠於
庭而庭中有瞻松石壬辰之亂兄弟背負而獲全有

急難圖行于世當世之名公巨匠莫不爲詩文以讚
誦之謹於禮教嚴於家訓如祭禮祔廟誤用牲之僭
喪禮殯殮之法風水陰陽之非著爲成書以戒子孫
而一皆本之以孝友敦睦之道又其屛詩八帖眞諷
詠道德仁義之言也以故推之爲治人也丹陽豐基
二郡以陳古靈諭俗文化之監司御史驚異而薦聞
其出而爲施設則壬難以義兵募飢民興屯田而兵
不匱乏以從事督糧餉給天兵而人莫能代又疏陳
山城舟師屯田諸便宜皆鑿鑿中窾丁酉再擲疏請
忠州置行省如胡寅議尚州設屯田如臨羌充振武事

大駕進駐烏嶺如寇準李綱策疏出而朝野聳動
淸人據遼瀋上萬言疏亦言關西形勢及戚書砲樓
之制丁卯之亂以調度使頃刻峙粟至萬餘石　天
獎備至其入而爲論思啓沃則進講　經筵易之晉
卦極言壅蔽之害至觸　天怒左遷而不悔所進冊
子如中興龜鑑燕居十箴思後箴等篇出於高明正
大之學而可備百世之丹扆一世傳誦以爲深得溪
上之緖論溪上指李滉所居也兼任春坊而輔導甚
正則　宣廟嘗於朝中指埈而敎曰東宮接待天使
周旋中禮天使賀予此春坊力也其發於章奏則明

白正大忠誠劉切光海初年累上抑近倖之劄而請
從臨海君 全恩之請又上杜宮禁之劄而請收任
叔英削科之命極言 經筵之廢土木之興而又三
上疏極斥仁弘之罪因遂乞退而大歸埈蓋嘗過仁
弘門而不見仁弘則弘之當國埈固不容於朝矣
仁廟改玉首膺 召命而適因雷變劄進六事其末
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物不以術
數而易信用人不以便給而勝德或者患治效未著
而欲振以威刑患國計未贍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
不如假譎仁義不如刻核有一於此皆足爲伐國之

斧斤蠹國之螟螣也 上嘉納之語侍臣曰王堂劄
文章好而議論正告君不當如是耶埈旣遭遇 明
時感激 殊遇朝廷闕失知無不言上而 追崇祔
廟之禮下而勳臣宮家之弊皆所難言而言之又以
輔 世子修學政擇將帥愼刑罰崇治道上萬言疏
而請廢主全恩者一立後者一請仁城君全恩者三
時議譁然而攻之幾危者累矣不少沮挫及夫清人
之媾和而退也朝臣相賀埈獨上疏曰敵之所以退
非於我有信義之可以維持畢竟和之一字不能縶
其手足額 殿下懍然常若賊至之日日與廟堂商

推擇將帥鍊士卒控扼某險防守某處一一經畫於吾心無以少安爲幸朝廷將遣使虜中饋遺甚鉅埈又上疏曰　聖明所以屈志就和專爲保民今若歲饋此數民不戰而自弊一患也虜性貪婪需索無窮今歲添若干明歲添若干谿壑之欲何以應之二患也彼謂我怯發難從之請無以應則執此爲言而動兵三患也豈可不愼於初以增其驕心哉前後懇懇累數萬言雖不見行丙子以後其事之驗如燭照而龜卜苟非明理之學問經遠之謨猷憂國如家烏能及是哉　仁廟嘗敎臣鄭曰李埈以經幄儒臣獻替

之誠白首衆篤予嘗嘉悅及其歿也　臨筵悼惜曰
嶺中予所倚信者李埈而今又亡予不復聞嘉言格
論矣此其見著於朝野史乘之大略而師友賢達之
稱服贊歎有不可以勝記嗚呼埈之平生進退合於
古大賢出處之義而始也　宣廟嚮用而未究其在
昏朝彝倫晦塞則自以舊日官僚言不見用浩然長
往義不立朝者十有三年幸逢　長陵之聖寖荷知
遇之眷而孤行直道忌嫉者衆使之不得大顯於世
然至如文僖公臣李好閔之發片舸南歸之歎文貞
公臣申欽之懷林下不容之憂亦可見一時公論之

慨惜有如此惟其田廬偃蹇斂大惠而施一邦講學
陶成正士趨而淑入心嶺以南高山景行之思迄今
數百年不已夫以道德行義之實如此學業文章之
著如此愛君憂國之誠如此生而爲一代士類之所
宗師歿而爲百世儒林之所尊仰有非後生末學所
可窺測其萬一然 仁廟前席之教淡實眞的亦自
古人臣之受知於其上者所罕有嗚呼至矣惟其
貤贈之秩不過原從之例推節惠之典尚以資級爲
拘雖其忠貞自信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歉而在
聖朝褒善尚德之義則議者猶切恨焉竣官長王署

贈躋亞銓則既非懸貢父以士得誄之比而實合張子厚已貴定謚之論矣玆所以　翼廟丁亥代理之初多士仰籲論請之章得　蒙議廟堂稟處之命而時雖未遑事固有待當此邪說橫流正路榛塞之日茍能表著儒學追奬忠賢則其於　殿下扶樹之化豈曰無少補也伏望　聖明特垂褒嘉之恩量加資級較德尚正寵以節惠之典是奚但慰九原之精靈亦可以樹風聲於百世詎不休哉臣請故副提學　贈吏曹參判臣李埈加　贈崇秩錫以美謚以光　聖德以幸斯文不勝大願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二